

# 孝及鏡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四編



冊 下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# 孝友鏡下冊

## 第六章

德絡格辭婚後四日。有車出坎塞羅佛道。距坎塞羅佛可半里爾。止於路旁。一少年下車。告御者。駕車候於逆旅。車乃循來道去。少年則背向疾趨。似心有要事。每每爲深憂所中。旣於叢樹之外。望見坎塞羅佛。乃沿樹而行。左右顧盼。頻覓枝葉繁盛之處。以自蔽其身。行至莊院之前。悅極而呼。蓋莊門開而不閉也。藉叢樹及蔓草之力。得潛身渡過石橋。不爲人所覺。旣過橋。躡足過佃工之屋。穿叢樹而入。至園中。行數武。大駭而慄。則蓮蕊蟹坐於梓樹之下。以首倚几隅。嗚咽不已。纖指遮於面上。指間隙處。珠淚盈盈流出。

落於沙上。少年躡步趨之。而女已覺。伸首大駭。躍起。而口中不禁呼巨司打之名。將疾趨避。而巨司打已長跪於地。堅執其兩手。曰。蓮蕊蟹。爾聽吾言。設爾避我。不令於此。末次相見之時。吐其痛苦之懷。用自慰藉者。我立死於爾之足下。爾實吾之姊妹。且吾之聘妻也。嗟夫。蓮蕊蟹。以吾二人至清淨至溫和愛情之名義。請爾幸勿拒我。時蓮蕊蟹雖遍身顫動。尙能作尊貴高尚之容。以冷淡之聲言曰。先生之膽量實足駭異。自彼日決裂之後。先生尙敢來此。不知何能有此勇氣。吾父因彼日之事。羞憤病臥。不能遽起。此卽先生所以報見愛之心乎。巨司打曰。天乎。爾乃咎我。吾實何尤。蓮蕊蟹曰。吾二人之關係已絕。吾雖不能如爾之富然。吾之血脈。乃至尊貴。不能受人罵詈者。君速起去。吾不能更見君矣。巨司打伸

手懇求曰。卿幸宥我。而憐我。我實無罪。女時淚盈盈。下乃以手掩之。反身欲走。巨司打曰。忍哉。爾今棄我。乃不作一言。以敘別。尤不作一語。以慰我。我之懇告。爾乃無聞。吾之悲楚。爾乃無動。吾今惟有自趨窮途而已。爾實欲吾如是。吾又奈何哉。乃遽起。以首抵石。几淚落如雨。復言曰。蓮蕊蟹吾友。爾加我以死刑。吾仍恕爾。願爾在人間。多有幸福。勿以我爲念。今永訣矣。語畢。力已盡。坐於蓮蕊蟹頃間。所坐之榻上。兩臂如痿。蓮蕊蟹已行數武。爲巨司打哀懇之言。所羈而止。愛情與義分二者。交戰於中心。不期顯露於容。色似芳心。已爲此隱爭。所困不禁。淚落如綆。復趨近。巨司打執其一。手嗚咽言曰。巨司打。吾可憐之友。吾輩至屬不幸。汝知之乎。巨司打觸此溫柔之手。聞此嬌婉之聲。悲乃立止。以笑容顧女曰。吾至

愛之蓮蕊蟹爾來就我爾乃憐吾悲傷耶爾不復恨我耶蓮蕊蟹  
 歎息曰似吾二人之愛情能於一日二日中漸滅耶巨司打曰否  
 否蓮蕊蟹曰吾二人之愛情實永永不滅且百折不挫者也一息  
 尚存則愛情亦在巨司打勿謂吾二人之分離吾心之悲不如爾  
 也爾知我愛爾之心不變者則當努力珍重吾心永不忘爾吾雖  
 不能與爾相見而靈魂則隨爾身吾之愛爾至死乃已當於死後  
 相見於天堂或在天主之側成禮若在地上永無團聚之期矣巨  
 司打曰蓮蕊蟹爾誤矣吾輩尚有一綫之希望吾叔非執意不移  
 之人或能憐我之失望而意以轉也蓮蕊蟹曰此或然之事惟吾  
 父恥辱之念永不能忘巨司打爾速行吾忘吾父之訓矣吾乃不  
 顧恥辱獨與一不能爲吾夫之人聚語設爲他人遇見者吾父且

將羞憤以死。巨司打曰。吾至善至愛之蓮蕊蟹。爾更許我一刻之時間。聽吾所言。吾叔辭此婚事。吾大痛哭。至自拔其髮。以求之。彼不爲吾動。吾失望之極。乃不復自制。竟與待我至厚之恩人抗忤。至以言恫嚇之。如忘恩背義者之所爲。吾對叔之言。至不當於禮。事後自思。不覺慄然。乃跪求吾叔之恕罪。叔之心慈善。許我如肯立從叔遊意大利者。則肆赦吾罪。叔意蓋欲使吾忘爾也。嗟夫蓮蕊蟹。吾乃能忘爾耶。吾許諾作此旅行。而中心隱喜。吾將與叔久。久親近。吾將事叔惟謹。以敬愛之。誠迴其勢利之心。或且能操勝券。彼時當以吾手。及吾身命。授爾以定聘之冠。加爾之額。長跪於聖堂之前。宣誓謂爾當爲吾最稱意之佳配。女面稍露笑容。蓋聞巨司打之言。心念幸福。或尙可冀。頗自喜慰。已而轉思。知係妄想。

則慘然而言曰。巨司打。吾更奪爾最後之希望。於心誠愧。然亦無可奈何。爾叔固可轉念。吾父則奈何。巨司打曰。爾父耶。彼必寬恕前事。遇我如已失之子而復得者。蓮蕊蟹曰。否否。巨司打。爾勿作此想。人之挫辱之者至矣。教門廣大之途。或且可以寬恕。然在貴族者。則萬萬不能忘此奇辱。巨司打曰。爾乃不識爾父。吾若得吾父之許諾而歸。告彼曰。吾將造女公子之幸福。請先生以蓮蕊蟹妻我。吾將以世界未嘗見之愛情加之。使其生無窮歡樂。其命運將爲世人之所羨慕。設我作此言者。彼將何以對我。蓮蕊蟹垂其目曰。爾乃深識吾父無際之慈善。彼一心惟欲爲我造幸福。爾果如是。彼將感謝天主。而祝福於爾。巨司打曰。爾亦信阿翁必許諾耶。吾二人前途一綫之陽光。行且發其絕大之光明。可用此作溫

和之希望。吾至愛之人。爾其勿憂。當示我以深信天主仁慈之意。使我長途。得以慰藉。爾於禱祝之時。幸稍憶我。或於幽徑之上。時呼吾名。並獨處之時。幸以笑容遙遙向我。吾在途中。必窺見爾。與吾爲禮之態也。但爾能念我。吾心已慰。雖飽嘗離別之苦。亦所誠甘。語次。蓮蕊蟹默然。涕下不止。蓋巨司打之詞。溫婉淒涼。動人至深。蓮蕊蟹悲憤之念。已消滿腔。只有情愛與悲。涕耳。巨司打知之。乃曰。吾去矣。蓮蕊蟹幸努力珍重。吾所以舍吾鄉井。及吾至愛之人。以去者。蓋一心。含有無窮之希望也。無論眼前之情勢如何。吾均不爲慮。以生退怯之念。蓮蕊蟹爾其日日念我乎。女怯然無主。曰。天乎。吾乃已許吾父。忘爾置之不念矣。巨司打曰。爾忘我耶。爾乃強忘我耶。蓮蕊蟹曰。否否。巨司打此爲吾第一次違吾父之命。



吾自覺力不能踐吾言。吾實不能忘爾。吾愛爾。至於最終之晷刻。乃止。巨司打曰。吾謝爾。爾溫柔之語。足使我生其奮勇之力。以與運命頡頏。吾至愛之人。爾雖在此。當有天主保護爾之形容。可隨我遠行。如護我之仙人。吾願於晝夜之間。憂樂之時。無一刻不見爾也。蓮蕊蟹此別足。使我肝腸碎裂。事勢雖屬不得已。吾祇有聽命而已。今別矣。乃緊抱女之纖手。已乃穿叢樹而去。蓮蕊蟹亦呼曰。別矣。巨司打女語。後力不自支。仍歸坐於石榻之上。

## 第七章

蓮蕊蟹以私會之事告其父。請其父分二人之希望。烏李埃白克聽其女之言。木然如無知覺。終不置一言。但作乾笑而已。自是日起。坎塞羅佛幽愁之景。乃愈增長。烏李埃白克之狀。愈形隱痛。每

每獨坐。目睛癡射地上。蓋四千佛郎借券之期已迫。此期一至。則  
父女所處之境地。愈不可堪矣。蓮蕊蟹亦自掩其悲。不欲更增其  
父之憂。雖其中至有遐思而外貌則矯爲無事。逐日設詞以解老  
父之愁。然百端均屬無效。老人覩其如是。亦或微笑以酬之。然笑  
中實含萬苦也。蓮蕊蟹時或忍淚。叩其所以鬱鬱無歡之故。烏李  
埃白克終以巧言相避。使不得盡其詞。恆獨自徘徊於園中。似欲  
避其女者。女遠望其父。見其滿面憤怒。及其失望之容。且時露猛  
暴之狀態。女卽趨近其前。用溫語以慰之。而烏李埃白克見女之  
至。雖略略酬答其所問。旋卽趨避室中。獨坐沈思。如是者一月。形  
容漸槁。如得羸疾。漸以衰弱者。然烏李埃白克之態度。愈變愈奇。  
女知其必有隱事梗於心中。因以不寧。八日以來。烏李埃白克之

狀態如得熱病。一言一動。無不證其有深憂者。每一星期中。恆以車至恩威斯城中兩三次。而其所爲之事。則祕不以示人。及返坎塞羅佛。則時已暮。晚餐陳於案上。烏李埃白克默然相見。不作一語。頃之。卽令蓮蕊蟹就寢。己亦攜燈入臥室。女知其父必且不眠。蓋每夜心懸其父。時時驚醒。常聞地板戛戛。尙有其父之步履聲。則瞿然驚起。蓮蕊蟹者。性至剛果。且富學識。心久欲強其父示己以真情。平日欲探取隱衷。乃常爲其父之眼光。及其莊容之所奪。蓋老人亦審知女意。見女之至。則聳然惟恐其發問。一日。烏李埃白克清早赴城中。至午未歸。女心憂惶。往來於室中。喃喃作語。忽而止步。拭其淚痕。無意之間。竟啓案前之屨。此案卽平日烏李埃白克作書之處也。女此舉或欲窺其父之隱事而發也。然亦不能

自覺。忽於屨中得紙據。一展視之。顏色大變。讀未終。卽止。閉屨出  
門外。俯首徐行。懊喪無藝。旣入別室。默坐沈思。且自言曰。售賣坎  
塞羅佛乎。此何故也。德絡格曾辱詈吾父。以吾輩不富。此實何因  
而然。吾輩果窮耶。嗟夫。吾夫之悲愁。皆爲是乎。此時若作噩夢。已  
而面容忽發光采。朱櫻微啓。目光閃爍。立生剛決之容。方毅然欲  
與窮運相抗撓者。忽見舊窳之車。已入坎塞羅佛。女出至門次。見  
其父嗒然垂首於胸。偃僂一無生氣。下車身顫。女大慄懼。竟不能  
作一語。父旣入室。女仍在門次。頃之額際及兩頰忽絳。意則大決。  
尾其父之後而入。自語曰。吾恭敬之心。何可中輟。吾又何能坐視  
吾父憂愁以死。今必窮吾之底蘊。並就吾父心坎中。剔去猾蟲。勿  
令蝕吾父之心房。且行且思。直至最深之室。亦不叩扉。排闥直入。

見其父枯坐。以肘加案。俯視其手。淚續續落。女趨至其前。長跪於地。向其父曰。父憐兒。兒今跪而求父。幸許兒分父之悲。父幸告我何物。乃能碎裂吾父之心。兒欲知父何以獨處祕室之中。不勝悲恫。烏李埃白克。愁容滿面。扶其女起曰。蓮蕊蟹。爾爲我在此世界中。獨一之珍寶。吾奈何使爾悲愁至此。爾今投身於吾之懷中。吾將有至危之事。加諸身上。女聞似不注意。但以剛決之聲音曰。吾父聽之。兒必欲探悉吾父所以殷憂之故。如不得其故。則斷不去此。雖不欲上拂慈懷。然子職所在。必當爲親分憂。父尙能堅忍。不暇以親愛之恩。施及於兒乎。烏李埃白克曰。謂吾不愛爾耶。吾之隱憂。正以愛爾之故。隱之十年。其焦煩至矣。日夜惟禱祝。天主降福於爾。乃天主竟不一應吾禱。蓮蕊蟹曰。然則今後。兒將不幸矣。

烏李埃白克曰。爾之不幸。卽以吾家之交否運。否運一來。卽罄吾輩所有而去。今吾家當遷去坎塞羅佛矣。烏李埃白克此言。本以啓發女之疑慮者。女初聞頗失措。已卽鎮定而言曰。吾父必不因此不幸之事。而深自憂傷。至於日就頹萎。兒深知吾父強毅之性。必不至是。父之深憂。蓋防兒共此顛頓之局。用傷父心。嗟夫。吾父慈恩。乃無涯涘。使兒至於不能言其感激之忱。設今有人來此。欲以全世界之財產。授兒。令兒觀吾父之憂愁。至於一日之久。敢問兒當作何辭。以應之。烏李埃白克默然愕顧。女曰。兒固將辭謝。全世界之財產。甘受貧困者也。譬之吾父。設有人以全美洲之金錢。賂父。使棄蓮蕊蟹者。父將如何。烏李埃白克曰。天乎。世乃有以身命易金錢耶。女曰。如是。則天主使父及兒兩人相倚。爲活世界上。

固無一物足以間之。其恩大矣。今何爲受此深惠而尙怨天嗟夫。吾父幸勿自餒其氣。今無論命運如何。縱窮處於茅舍之中。能相聚不離者。則亦何愁之有。烏李埃白克。旣駭且羨。靦然而笑。似聞未曾有之事。因合掌曰。蓮蕊蟹吾兒。爾非地上之產。乃天人也。吾心茫然不知爾。識見之廣。至於無度。女見其父爲所感動。欣然呼其父曰。父起與兒抱握。幸勿悲愁。吾父子能固結如是之堅。彼命運何能抗我。於是父女果相抱久之。復執手共坐。面有得意之色。人幾其忘却全世界矣。此時烏李埃白克心至感動。復搵淚而言曰。今日吾心乃有新血潮湧。吾至悔不早以此事告爾。然爾須恕我。吾懼爾不堪其憂。或且心冀得解脫之門。以是默然不告。以吾前此尙不深識爾心。乃未知天主賜我之珍寶。有如是之可貴也。

吾今將以全局告爾。亦不能更祕勿言。且時已將至。無可挽回。蓮蕊蟹爾能否有勇力。聽吾揭露茲事之全豹。女覩其父。至寧靜中心。甚喜。答曰。吾父可悉寫其痛苦。使絲毫不留滯於心。兒欲綜覽其全。幸勿隱匿。父當知。每吐一言。則兒心爲之一慰也。烏李埃白克執女之手曰。爾今實能分我之痛苦。助我負此重擔。吾不爾隱矣。吾今所以告爾者。爲至慘之歷史。然吾兒慎勿悲傷。吾所歷之辛苦。亦最足動人也。爾聞此。亦必曉然於德絡格。所以待我輩如是之酷者。烏李埃白克語後。置其女之手。移目不視其女。以鎮靜之聲言曰。當是之時。爾方幼冲。温婉可愛。已如今日。爾母之愛爾至矣。吾等安處於祖上之第宅。寧靜自如。無物足以擾我。而藉勤儉之力。歲入之息金。足供吾用度。不使失吾身分及門第而已。吾



有一弟。年事較吾爲少。心至溫良。慈善。乃鹵莽不善。爲計居城中。娶貴族之女爲妻。然其富不能過吾弟。或且其人。以奢侈故。慫恿吾弟。爲蹈險之事業。用以加增其歲入。此則爲吾所不知者。吾弟乃以買賣金錢爲事。爾當不解吾言之意。此種事業。能使人於俄頃間。暴得數百萬之金。亦能使人趨入不得了之局。苟不得其當。雖貴族極巨富之人。不轉瞬。貧困如窶人子矣。其始吾弟得利頗厚。建屋置產。煊赫逼人。雖巨富之人。猶羨慕之。吾弟常來省視吾輩。恆攜至貴重之餅餌。來授爾。足證其人之愛吾輩。且其業之所成。遠過於我也。吾常指示以告我弟。若此之事業。爲勢至危。且告以吾輩貴族之人。不宜日以財產及榮名爲孤注。與不可知之數相博。然吾弟既獲厚利。則不以吾言爲然。已而佳運將終。吾弟乃